

全职太太

水湄伊人

作品



一 言 难 尽



全时待命，24小时×7天，没有休息日，更没有解约期，爱情是唯一筹码
相夫、教子、持家、接物……

做了许多事，却还是别人眼中的“闲人”

 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全职太太

李燕 著

李燕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 100029
ISBN 978-7-5502-1111-1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*Full-time
wife*



全职太太

一言  难尽

水湄伊人
作品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全职太太 / 水湄伊人著. -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

2018.5

ISBN 978-7-5443-8212-0

I. ①全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6469 号

全职太太

作 者: 水湄伊人

监 制: 冉子健

内容策划: 冉子健 优阅优剧

责任编辑: 孙 芳

执行编辑: 朱庭萱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蔡爱霞 郗亚楠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总社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: 570216

北京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

电 话: 0898-66830929 010-64828814-602

投稿邮箱: hnbook@263.net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324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8212-0

定 价: 42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世上最受误解的职业或许就是全职太太吧。

全职太太，全时待命，24小时×7天，没有休息日，更没有解约期。相夫、教子、持家、待人、接物……做了许多事，受着很多累，自己的时间被割裂，人生变得琐碎，付出了太多太多，却还是别人眼中的“闲人”。

世上风险最大的职业或许就是全职太太吧。没有“劳动合同”，没有相关保障，爱情是唯一筹码。选择做全职太太，是对另一半的绝对信任。

本书女主人公尚萌萌正是这样一位全职太太，她满心以为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，就可以维持平淡却幸福的相夫教子的生活，却没想到危机已然靠近，那些她无比重视甚至引以为傲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那些幸福和憧憬变得荡然无存，而她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轨迹和价值。这个过程是如此痛苦，如此惊心动魄，却又无法逃避，宛若涅槃重生。

好戏，也从此刻正式开始上演……

目录

第一章	意外	_001
第二章	离婚	_040
第三章	求职	_081
第四章	秘密	_130
第五章	庭审	_163
第六章	婚礼	_200
第七章	阴谋	_242
第八章	报复	_281
第九章	无间	_319
第十章	重生	_357
尾 声		_387

第一章 意外

1

宋丝雨蹬着一双粉红毛球的厚底萌靴，头仰得老高，那粉嘟嘟好看的嘴巴却不停地蹦出各种难听的话。那一刻，尚萌萌真想一脚踹在她的膝盖膕上，那样，宋丝雨就会毫无悬念地趴在地上做狗啃地状。然后，尚萌萌再来一脚，猛踹她屁股，接着拍拍手，很解气地说：“你再敢来骚扰我家沈利，欺负我的儿子，下次，我就找人划花你的脸，划成一朵玫瑰花！你就使劲新鲜吧！”

但此时的尚萌萌，却愣是不吭声地看着宋丝雨在自己的面前趾高气扬，大斥宁宁是怎么让人操心。

“宁宁妈妈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儿子有多么不听话哩。小小年纪怎么就这么叛逆哩，我让他坐着，他偏偏要站着；中午大家都躺下来睡觉，他吱吱呀呀到处跑。刚刚他还推了一把比他小的女孩子，把人家额头摔破了哩，还好只是一点皮肉伤，否则，我这工作也要丢了哩。

刚刚人家家长来告状，我是说好说歹向人家道歉。老这样对我们幼儿园的声誉也不好，我都快崩——唉，我接触过这么多孩子，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不听话的奇葩哩！”

如果此时是别人说宁宁奇葩，尚萌萌一定会扑上去跟他拼命，但现在说她儿子奇葩的是老师。

尚萌萌心想，要不是这个幼儿园离自己家最近，接送方便，她才不会让儿子在这里受罪。刚上幼儿园的孩子，不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吗？哪个孩子一开始就能适应集体生活？

其实，她让宁宁上这个硬件方面并不突出的私立幼儿园，是有私心的。她想知道，导致沈利出轨的神秘女人，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？当这个女人在家长的报名单上看到沈利这个名字，她会怎么对待宁宁？如果这个女人对宁宁真诚善良，她无话可说；如果不是，她指望沈利会迷途知返——一个对他的亲生儿子尚且如此的女人，对他怎么可能会有真感情？从此了断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她可以装傻。尚萌萌却不知道，一个被欲望蒙蔽了双眼的男人，瞎起来时眼睛全然无光。

当初，他口口声声称，全世界的女人除了她不过是过客，只有她尚萌萌才能给他实实在在的温暖和拥抱，这一生，有她足矣。这句话，时隔多年，依然留在他的QQ空间里，每看一次，她便感动一次。而现在，他早就忘了这么一句话了吧。只有她傻傻地相信，那些感人肺腑的情话，是照亮她生命的星星。而现在，这颗星星陨落了，她的世界瞬间暗淡无光，而她却还企图聚拢那些碎裂的星光。

为了宁宁，为了这个家，她辞掉了工作，放弃了自己事业，成了一名全职太太。她有遗憾，却不后悔，因为她觉得于女人而言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存在。育儿专家说过父母跟孩子最亲昵的时间就这么几年，错过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更何况宁宁出生以来身体就一直不大好，给别人带，她也不放心。所以，一个原本一到办公室就先检查口红有没有

在吃早餐的时候掉色了，眉毛一定修得连一根杂毛都不放过的女人，活生生变成了持家的女汉子，一堆护肤品、化妆品都放着直到过期，鞋子只有平底鞋，衣服就那么几件，一个连睡眠都觉得是奢侈享受的女人，何以谈生活？又何以取悦丈夫？光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就令她疲惫不堪了，一有空闲还要处理家务，这两年多的全职太太时光于她而言，真的是辛苦远多于快乐。

其实于女人而言，男人最大的关爱便是对她的理解与分担，但是男人却觉得自己辛苦赚钱，回家还得看不修边幅的黄脸婆，还有孩子无尽的啼哭，这当然令他厌烦，于是出轨反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，这便是可笑且残酷的现实。

尚萌萌也反思过，这可能跟自己也有关系，毕竟，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，而且有了孩子。她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？毕竟一个女人没有了社会价值也是可悲的。是的，这个全职太太她做够了，是到了找回自己的时候了。她爱孩子，爱丈夫，爱这个家，她不能让别人的插足轻易打碎她的幸福，她要扫去一切阻碍他们幸福的绊脚石，找回原来的自信。她相信她能行。

尚萌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宋老师对不起，他才刚上幼儿园，平时被我宠惯了，现在一下子跟这么多的小朋友集体生活，可能还没怎么适应，需要一个过程。他在家其实也没这么淘气，明天我去买份礼物过来，送给受伤的孩子表示我的歉意。你就看在他还这么小的份上，原谅他吧。”

宋丝雨的语气终于缓和下来：“他现在也确实有点小哩，比班里的孩子小了点。这样吧，如果他真不能适应幼儿园的环境，还是先回去吧，等大点了再来。学费呢，我去跟园长说说，是可以退还一部分的啦。”

尚萌萌有点急了：“不不，不行，我刚找到工作，带着他，就没法上班了。”

“你可以让他爷爷奶奶带呀，或者他爸爸也行呀。”

“他爸爸太忙了，他没有爷爷……奶奶也很忙。我是真没办法，宋老师。”

尚萌萌为自己的低声下气感觉耻辱，但现在，除了这样她还能怎么做？她只有把宁宁当镜子，才能照出妖魔鬼怪，让沈利看到。真要抱着孩子，拿着被子不再回来吗？不，她不能就这么输了，而且，宋丝雨不过是临时聘请的老师而已，她有什么权力让宁宁退学？

宋丝雨叹了口气，摸了摸一直没吭声的宁宁的头发：“唉，宁宁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就是太好动了。好吧，宁宁，以后不许再欺负别的小朋友了啊。”

看宁宁没吱声，尚萌萌赶紧为这尴尬的气氛解围：“你听话，妈妈会买好多好吃的给你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跟老师再见。”

宁宁今天表情呆滞，他没有跟宋丝雨摆手。尚萌萌尴尬地抱起宁宁，赶紧跟宋丝雨说了声再见便走了。

2

一路上，绿化带里的各色花儿开得很艳，黄盈盈红彤彤粉嫩嫩的，像宋丝雨那张年轻而娇媚的脸。是啊，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拿什么跟她比？

可是，谁不曾年轻粉嫩过啊。那时候，她把自己最粉嫩的青春奉献给了沈利，现在，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？虽然每个婚后的女人都曾担忧过，但是一旦怀疑变成了事实，那么，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，瞬间土崩瓦解，无论选择结束，还是选择原谅无视，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它就像坠裂的玉佩，就算粘得再天衣无缝，那道痕依然隐隐可见，并且，你不知道几时会再次倏然开裂。

现在的尚萌萌，就徘徊在选择无视还是结束之间。

她觉得，宁宁的存在，是她唯一能做选择的勇气，否则，她会坚决离开。貌合神离的婚姻，躺在一张床上做着两个世界的梦，不要也罢。

牵着宁宁的手，看着没有往日活泼甚至显得委屈的宁宁，尚萌萌感觉很愧疚。或许，她真不应该拿宁宁当作维持婚姻的情感武器，让他落在宋丝雨的手里。她停下脚步蹲下来，把宁宁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：“宁宁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你今天有没有把小朋友推倒在地上？要是你把小朋友推倒了，这样做真的不对，下次不能这样了。”

宁宁摇了摇头，急了：“妈妈，我没——没，是她自己跑起来，撞——撞到我身上，摔倒了……”

尚萌萌有点惊讶：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宁宁拼命地点着头。尚萌萌想问宁宁为什么刚才在幼儿园不说，但她还是决定不再问了。宁宁的表达还不是很好，她也不能确定宁宁是不是说了谎。有时候，家里有些小东西不是宁宁弄坏的，宁宁却总是自豪地说：“这是宁宁弄坏的。”

或许，宋丝雨知道宁宁是沈利的儿子，故意让她难看？借机发泄，让自己识趣点，别搞什么小九九来破坏她跟沈利之间的感情？告诉自己这点把戏，她宋丝雨早就看穿了？如果这样，那不是送宁宁入虎口吗？如果她是故意针对宁宁的，那对宁宁会是多么大的伤害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把宁宁当作挽回婚姻的筹码。

大人的事，不应该让孩子掺和其中，这对孩子不公平。

3

尚萌萌心绪不宁地打开家门，来不及多想，便在厨房开始忙活起

来。宁宁总是一回家就急着吃饭，一想到这个她就心疼。

饭菜烧好后，她先给宁宁喂饭。宁宁快吃好时，尚萌萌看了看时间，嘀咕着沈利怎么还没回来。

就在这时，沈利开门进来了，宁宁立即跑过去叫爸爸。

尚萌萌平静地说：“宁宁今天被老师骂了。”

沈利面无表情：“是宁宁太调皮了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老师说宁宁不听话，该坐不坐，该睡觉不睡觉，还把同学推倒在地。”

“他还小，知道什么。我让你迟点送他去幼儿园，你就是不听。如果他真适应不了，就明年再上吧。”

这话，跟宋丝雨真是如出一辙，难道他们背地里台词都商量好了？

尚萌萌不由得怒从心生，她强行压了压心里的火：“你觉得宁宁真没有适应吗？真不适应的孩子会哭着死活不去的，而他前几天都是开开心心地过去，他只是还不懂得怎么好好地适应集体生活而已。可那个姓宋的老师，趾高气扬的，非说宁宁不听话，还把小朋友推倒了。宁宁说那小朋友是自己摔倒的，我看她是怕家长找麻烦才故意赖在宁宁身上。”

一提到宋丝雨，沈利的脸抽动了一下：“不至于吧！宁宁这么小，小孩子的话，也不能全信。”

“自己亲儿子的话不信，别人说的话就信了？你很了解她吗？难道你们认识很久了？”

“不不，我可不认识她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她骂宁宁的话有多难听？她竟然说宁宁是奇葩！我怀疑她背地里故意为难我们宁宁。我就奇怪了，难道我们家跟她有过节？她怎么就爱针对宁宁啊？而且她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，弄得我都抬不起头了！”

尚萌萌越说火越大，却还要对他们的关系装聋作哑，这令她心里

像趴着只苍蝇一样难受。换在以前，尚萌萌早就掀桌子摔碗，摊开来说明话，把他骂得狗血喷头，最后要么让他滚，要么自己滚，从此两不相见。

现在有了宁宁，一切都已不同。想跟沈利离婚的念头她也不是没有过，但是，宁宁两天没看到沈利，就会不停地念叨爸爸，甚至哭着要爸爸。她知道一个残缺的家庭对孩子意味着什么，所以，她决定一定要挽回沈利的心，哪怕自己再憋屈也在所不惜，为了宁宁，而不是自己。

沈利这会儿不语了，沉默地吃了一会儿饭：“这样吧，我几时找老师谈谈，再买几张超市券送过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这事我来处理好了，你不用管了。”

尚萌萌明知道只有沈利的话才有作用，但是一想到他们又能见面，心里又扯着痛。

沈利扒了几口饭，好像想到什么：“明天我要找客户洽谈，约在九点半，不用那么早去上班。要不，我送宁宁去幼儿园吧。”

尚萌萌赶紧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不用，还是我送宁宁去吧，反正我上班顺路。”

沈利没有再坚持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接起来，嗯了一声，然后就挂了。他看了看尚萌萌，欲言又止：“萌萌，我要回公司一趟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……”

“都下班了，还有什么事要处理？”

“明天不是找客户洽谈吗？有几份资料忘了准备，我得先回公司弄好，这样才有足够的信心把案子拿下。”

说完，他继续扒了几口菜，然后拿了公文包要走。尚萌萌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个借口，除了去跟那个姓宋的女人幽会还能干啥？

她用哀求的语气对沈利说：“老公，不去好吗？”

沈利毫不迟疑地说：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弄完，否则明天没办

法谈。”

尚萌萌感到一阵心寒，这个就是曾经对自己信誓旦旦，要跟自己一起到老，还经常念叨这世界上只有老婆大人最重要的男人吗？那么多甜蜜幸福的往事，那么多的爱，于她来说是一生的信仰，而于他而言，却不过是狗屁吗？

看着他关上门走出去，走得那么干净利落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与停顿，她感觉一颗心已被撕裂成碎片。尚萌萌猛地抓起桌子上的筷子往地上砸，宁宁被她这个突然的举动吓住了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她抱着宁宁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“妈妈，我觉得好热……”

她把脸贴在宁宁的额头上，真的有些烫，怪不得觉得他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对。

“好像发烧了。宁宁，你等下，妈妈给你量下体温。”

她用红外线温度计探了下宁宁的耳廓——38.5°。不对啊，看样子不像感冒，难道是扁桃体发炎？

“宁宁，今天有没有吃零食？”

宁宁摇了摇头。对于经常生病的宁宁，尚萌萌感觉自己都成了医生。她打开手机手电筒功能：“张开嘴巴，啊——”

宁宁的喉咙确实有点红肿，看来真是扁桃体发炎了，知道了原因倒也好点，不用急着往医院跑了。尚萌萌舒了一口气：“对了，今天在幼儿园吃什么东西了？”宁宁想了想：“小朋友生日……吃了蛋糕……”

尚萌萌叹了口气，怪不得。她突然真后悔送宁宁去幼儿园，自己再带一年也行。宁宁免疫力原本就弱，出生以来就多病，前几天感冒刚好，这会儿又扁桃体发炎。如果沈利真的这么执迷不悟，我又何苦挽留，让宁宁白受罪呢？

“妈妈给你泡点药，乖，喝了早点睡觉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尚萌萌在烧开水的工夫给沈利打了个电话：“沈利，宁宁发烧了，你能回来吗？”

“刚才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就发烧了呢？要紧吗？”

尚萌萌想，他终究还是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：“扁桃体发炎了，喉咙有点肿。”

“那没事，家里不是有退烧药和消炎药吗？让他吃了就行了。我这会儿还回不去，有几份文件要做完，况且，我回去了也没用呀，是吧？就这样。”

尚萌萌的心再一次掉入了寒窟，对于一个连儿子生病都漠不关心，宁可去陪情人的男人，还有什么值得挽留？之前的努力全当她尚萌萌白费了。好吧，沈利、宋丝雨，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这个家我也不想要了，但是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占着半分便宜。

尚萌萌的内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定，这么清醒，这么无畏，仿佛这么多年，她第一次感受到，面对背叛原来自己也可以很坚强。以前她就像依附在沈利身上的一根藤，不能想象如果有一天离开了他，她会如何生活。而现在，是该剥离这根藤的时候了。

其实说依附，也不过是在经济上。尚萌萌从怀孕后就辞职做了全职太太，这两年多她带着宁宁并持家，干的是带娃保姆与家务保姆两份活，活得特别累。可以说，其实她对家庭付出的，远比沈利多。

而沈利除了经济上给他们娘俩安全感外，她真不知道他还付出了什么。特别是现在，他经常以忙为由夜不归宿，作为敏感的妻子，她其实心里早有预感。只是，尚萌萌不是无理取闹的人，他的手机设有密码，她抓不到把柄。直到那天，一个好事的同学把偷拍的俩人幽会的照片发给她，她才发现担忧变成了事实。

于是她便把宁宁送进那家幼儿园，原本是想让这个小三知道，沈利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，希望她自重，别把他们好好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。

事与愿违，小三基本上是没有情操的。她忽略了这一点。

这样也好，事已至此，离就离吧。既然沈利的心里没有这个家，她强行挽留又有何用？说实话，她把宁宁送到幼儿园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她得为自己与宁宁的后路做打算。倘若离婚，她马上就会无枝可攀，因此她必须独立，而她已经找到了工作。

现在，该是真正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了，也为了宁宁有个新的开始。

一生很短，何必在过于容忍与愤怒中消耗余生。

或者，离婚了，对宁宁、对自己反而都是一种解脱。

是的，现在除了宁宁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她边给儿子喂药，边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内心无比苍凉。

4

宋丝雨站在立交桥上，看着慢慢暗淡下来的天空，如覆盖上一层灰黑浓厚的幕幔，云朵就如一个出神入化的画家随手泼洒的墨汁，随意得没有任何形状，又随意成各种形态。风有点大，她的丝质围巾随风飘着，与长发缠绕在一起。

曾几何时，她感觉自己成了有秘密的人。一个原本单纯的女子，过着卑微的生活，有着一份单纯的爱情，但为了能有更多的钱，那股野心的火突地腾腾燃烧起来，使她陷入了一人几面的生活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她觉得，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，她现在就在付出的过程中，等着回报。

一瞥眼，余光中，她看见沈利气喘吁吁地赶过来，却非常无视地背对着他，依旧对着天空。

沈利喘着气，看着如画般伫立在桥头的宋丝雨，眼神里充满着温

柔，心里荡漾着年少时的那股萌动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陷了进去，着了魔一般，就如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游戏，明知如此深陷是不对的，但却管不住自己，无法自拔。

他轻轻地靠在她旁边的栏杆上：“丝雨，我来了。”

宋丝雨纹丝不动，依旧对着天空，说：“你打算几时离婚？”

沈利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她：“今天的事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

宋丝雨转过了脑袋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宁宁的事。听我老婆说，你骂他，还冤枉他。”

宋丝雨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娇嗔：“你说你儿子呀，我怎么会冤枉他呢？以后我就是他的继母了，拍他马屁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会做诬陷他的事情呀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其实，你一直知道，宁宁是我的儿子，萌萌是我的老婆吧。”

“这是必须的呀。一个有点脑子的小三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；想上位，没点心思怎么行呢？只有这样，假以时日才能成为你的妻子。亲爱的，难道你不想吗？你不想我们永远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丝雨，我是爱你，是想跟你一直在一起，但是，你不能把大人的恩怨放在小孩子的身上啊。”

“我说过，我没有。”宋丝雨有点生气了，随即又压下了情绪，“我没拿宁宁出气，他确实欺负别的孩子……唉，教室里没监控，说不清楚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你老婆实在太可笑了，你说，谁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情敌手上呢？她那点心思，我还不明白，无非是在你面前，故意造我的谣，说我怎么虐待你儿子，借这个来挑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作为女人，哎呀，我挺替她难过的，这么能装，又这么傻。”

沈利皱了下眉头：“你是说，她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？”

“是啊，否则怎么可能那么巧，宁宁刚好分到我班里。我问了我们园长，园长说你老婆指定宁宁来我班的。她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，喂，亲爱的，这样的老婆都被你娶到了，你真亏，幸好你遇到了我。”